右

編

補

右編補卷之二

明南京大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

臣聞春則倉鶊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

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

下裁擇焉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总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总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

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恣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弃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煑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

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關闔宇宙之材并吞

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王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詹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

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聾也任議論

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詘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

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

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王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强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强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强勢者必以寬而强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

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非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强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懲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

於此卿是言之豈非弱之獘實生於猛耶是故救猛之獘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獘必於尚猛之日夫猛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

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遠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

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眞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鈎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眞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者告訐欺詆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

恐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

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

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昭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

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

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没

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〻〻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

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殺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奸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一人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者也猶有

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棲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

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棲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

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矣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鈎黨之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

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雩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

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恂恂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

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

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椈樠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

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崎歷落穎脫絶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毁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

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

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

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覇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未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擴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

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

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奥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

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獘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與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獘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

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獘也是三者莫不有獘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鄒中七子學鄒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

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

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邪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

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

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

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搉

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歛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惟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

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劒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煑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尅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

而弛逋負大出廩廥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獘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歛散以究虛盈以濟用

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

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矣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亦如

之地方萬里增減輙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畮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畮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無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

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

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

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强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於晉陽坑於

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鶯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

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强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

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

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鶡鶬莫邪奇於刀劒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

提百萬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怳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兵之法必以正兵爲主以奇兵爲輔一不備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絶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

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禺而盧循破李恕越文戍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强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

鬬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奥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刄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鬬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生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

也心之統臟腑摠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凉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

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者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憊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

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閭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睥睨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

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

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亾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武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

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矣夷狄之害上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

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亾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亾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

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蚍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蚍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

搖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獘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

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姧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陳次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八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癉惡斷出於已賢否既辨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

下終底危亾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

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巳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爲巳助與巳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關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爲相內結宦官外乃紿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

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爲陛下陳之然興亾之事足爲鑑戒以舜之爲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効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姧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李朴上徽宗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曰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喜怒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導其君以勝天下之事

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裒剥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仇讐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

閭閻而欝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求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欝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不可勝其

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泆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歛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

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容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爲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已而從人可謂仁而

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士夫之哲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皆黼焉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扆焉黼之爲斧如

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決遇理必斷取之以爲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蚤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姦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以求月見羣臣日聞輿議躬攬天下之事不爲不衆矣以潛邸之所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于後深籌靜計精閱詳講無一不宜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

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遽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鐏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狐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界人而欲舉萬目之網者也不太疎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以示人此言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之斷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芒刃嬰觀釁而

取衂不以梁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革法吏持刑太深之弊而牽制文藝優柔不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湯周孔之事以優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黼之爲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幾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

必成大功可就脩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武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

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爲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旣黜封德彝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爲宰相又勑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旣不答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又而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卽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

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昨者雖幷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弊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乃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

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愼東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愼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愼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

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

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桀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憾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冠時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之

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匈
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
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
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
李業之流或刼以兵或迫以酖或械其妻子業等皆
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
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
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
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亾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
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

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略見寬假即肆讒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

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脩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剛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衆異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仲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狂虜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

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大
横之戎內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
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胡寅上奏高宗

宋高宗時胡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
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即仁也仁
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
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

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衆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

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姦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

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効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林光朝上疏孝宗

宋孝宗乾道間秘書省正字林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爲他計也孟子生

於戰國縱橫離合之際不肯爲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爲善治財賦者晏之長技世所未易曉江淮百物如淵藪之積唐人每藉此以支西北今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嘗患其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及其最後晏之故吏有憤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來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罷無名之歛而又不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

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爲戶口日羨則人力所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紝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歛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爲不可況今天下無愛南北而江淮帖然其他方隅曾無更遞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說不可不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取其豐耗多寡之數爲州縣殿最可乎內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矣非臣之空言也

陸九淵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陸九淵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決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日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知皆知

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羮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

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

陸九淵又上奏孝宗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栁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

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之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楊萬里上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爲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亾其勢爲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强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爲强而危反爲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

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爲神孰爲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狎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

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亾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

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判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姧不昭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

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吉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

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巳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巳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宦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拾大

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無聽則下情遏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輩弑隱祿產危漢朱异亾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已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

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亾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爲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

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遣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

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

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眞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埋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

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亾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亾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

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强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也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

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凉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

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莽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奏曰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

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歛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其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

王十朋上奏孝宗

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獘安在

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獘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爲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刑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爲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耶其或有

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爲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

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爲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爲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爲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爲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爲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爲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獘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獘

宜首詔大臣脩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
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
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
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
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
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
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
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
侍從宜脩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
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

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

虞儔上奏孝宗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爲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

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

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蠻夷酋長皆襲

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孝文宣唐孝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爲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旋至尊之位方且博采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惡功名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

一人之說爲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爲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爲是而行之暮以某事爲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模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復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强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林栗上奏孝宗

孝宗時屯田員外林栗直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跛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商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眞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

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眞氣與邪氣相敵眞氣盛則邪氣衰眞氣行則邪氣去然眞氣不充

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肌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亾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

朱熹上封事

孝宗時朱熹直寶文閣上封事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

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

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

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

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

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任伯起上奏寧宗

宋寧宗時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臣聞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熟視天下之弊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

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諸侯彊大至景帝時有臣晁錯始議削地諸侯讙譁錯曰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入東市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爲漢任怨且憾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員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誥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況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强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虛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爲至今而莫

之果行也蓋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胥動以浮言因循姑息以至于此不惟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漢司馬遷有言刻木爲吏議不對蓋疾之也而況寔繁有徒乎人人能言其獘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苟得每國家講一典禮行一慶霈莫不過生倖覬皆有取必于上之心曰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爲恩不得則以爲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

人人能言其獘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覃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歛百姓朝廷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獘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獘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羣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

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爲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爲法則何獘之不革天下幸甚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時祕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請爲陛下敷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

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以霸王道雜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霸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霸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苟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霸故也所以畧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

則彼必不服苟不合乎道雖惠利之面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禹曰安女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賢賢否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

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爲之心焉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爲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于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能照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夫德非有奇

謀祕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卽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卽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模臣盡心于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李鳴復上奏理宗

宋理宗時李鳴復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爲

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寓其懃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虢叔至南宮适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曁汝奭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奭聞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旦嗚呼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軸處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必

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寔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竊窺廟謨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裏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狥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

志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
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檜手此分任之
弊也權檜獨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欲氣吞聲此專
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爲智
無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
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浚鼎
爲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
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李鳴復又上奏理宗

鳴復又奏曰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

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爲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光武赳赳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幄閱天下之義理已多日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亂之原乎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强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

也操縱予奪一出于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重其任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畏吾之威則强臣無擅兵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諞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脩明法度峻整天下事尚安有不可爲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臣敢以是爲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

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脉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
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
之實則所以爲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實紹之
始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
一時之才病於諫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
而使之伸故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諫固
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
嘗慮及此故於對請之初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
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茅之
士又風其焰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揣三君

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爲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于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墻之禍乎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爲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引遁爲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謂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闢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厥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

其不著以八柄馭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

牟子才轉對

理宗時牟子才爲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煩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

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既得舜禹臯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喜起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

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即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犇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可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

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閒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矣不知出此而蹇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羣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屑爲也

洪咨夔上理宗疏

理宗時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

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

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文天祥對策

文天祥對策曰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

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
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
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
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
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
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夤緣戒外戚
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
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
發蔀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
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

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閣職超遷亦以貪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虱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聞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

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已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

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横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是咸服聖[illegible]之量然或

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
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
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
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
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
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
於乘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
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
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
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

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仲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

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耶

牟滎上奏理宗

理宗時牟滎上奏曰抑臣聞之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之蹤跡可謂疎遠臣之寸心實抱

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脈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爲害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爲人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陛下高爵厚祿以待

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體
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
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
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
諭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
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
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
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日士大夫之
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
衆多之君子不無窺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

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俄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賢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爲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爲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疎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元許衡上疏世祖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旣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鄭介夫上奏成宗

元成宗時鄭介夫上奏曰切謂釋道之教與夫子之道並立爲三不知釋道之所謂教者何事背棄君親毀滅綱常捨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趨從愈廣蓋闢之者不針其病彼得以有辭謂世間無

佛無仙不可也誠有之一言以蔽之曰無用耳於國無益於人無濟雖宗而事之將焉用之夫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無三綱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無此則不能以一朝居雖無佛可也無仙亦可也況彼二者之說不過竊聖道之緒餘耳夫子之所不屑爲彼方挾此以自高夫子豈不知佛之爲佛僊之爲僊以其不切於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謂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於世佛爲上一截事夫子爲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爲是說者愚亦甚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是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謂佛超世者以其入聖而不淪於鬼趣長生而不與俗同腐也謂聖人不免於世者以其猶未能脫然於鬼與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萬億蒼生豈能盡爲佛盡爲僊乎能超世者寧幾何人泝古及今或得一於千百中或閱數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於世也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陰陽隔人之類滅久矣安得有所謂佛與仙邪夫子所以不言者蓋爲世道深長思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大倫人稟天地之

靈以生幼學壯行期爲世用於人之道未能了何暇
問鬼於生之理未能知何暇問死能無忝於爲人能
無負於此生然後反而求之可以免輪廻致不死耳
非佛與仙爲下一截事乎況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風
吠影懵不知佛與仙謂何祖風法門云何如達摩面
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
亦未嘗要人之敬奉後人爲之莊嚴懺誦扇惑愚民
非佛之真性也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
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於人人亦不敢輕有所與
後來設立符籙醮禳誑取錢物非祖師之初意也今

見披禪衣者便拜爲佛見戴黃冠者卽稽爲仙彼於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賴之以祝聖躬之壽考祈國祚之延長黎庶之安樂非大愚而何力排其非反招恠怒指爲毀佛謗道幾若漆沐不可解者今以出於祖師之口者解之則可釋然矣昔達摩自南天竺來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摶隱華山宋太宗召至闕下延入宮中與語使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授人乎對曰練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
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
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語上喜甚斯言
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愚冥之徒不知取法於此輙取
其無稽之論公卿士庶合情勤奉稍有怠慢懼禍目
前隨所愛欲無不聽從胡不思此輩妖妄上不足以
裨國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潤身屋竭有用
之財事此無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論其祖風法
門數椽以庇風雨榻外視猶傳舍何假乎廣厦千間
琉璃萬瓦一鉢以供晨夕身外皆爲長物何資乎千

倉萬箱前騶後從今天下大寺觀租入鉅萬徒衆千百饗用過於宮籞積蓄侔於邦賦爲長老觀主者營求而得之榱題華麗珍具畢陳擁妓宴飲連宵浹旦佃客火工男女雜襲蠹政侵民無所不至經理營運結納官府不異於庶姓人家教門至此掃地盡矣若不少抑爲禍滋深殆有不可勝言者

終